

三幕話劇

煉獄

晉駝作



光華書店發行

序

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是從鄉村到城市。很自然的，首先被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們所描寫的是農民。現在，我們控制了許多的大小城市；將來，還要控制更多的——所有的大城市。「爲什麼沒有寫工人的劇本呢？」這要求，日漸的普遍，日漸的迫切了。

作者是一個「改了行」的文藝工作者，寫劇本經驗更少，因爲居住在城市，崗位工作又有些餘暇，所以大胆的，近於不自量力的做了一番嘗試；下工廠不過半月，也只是訪問式的搜集材料：能够寫出來的，自然是「一顆青杏」——這就是「煉獄」。取材於哈爾濱市電車廠，主題是寫敵僞統治下工人階級所受的壓榨和反抗。它的原名是「歸正」——寫一個工人打算從零工變爲正式工人，中間所受的折磨；折磨受盡了，終於還是「歸」不了「正」；最後，他英勇的反抗起來——因爲和「改邪歸正」的「歸正」字面上很混同，所以改成現名。我所至誠的希望着的，是它能够成爲一塊「引玉之磚」。

我清楚的知道，它也只能够是一塊「引玉之磚」。

在修改中，市委唐景陽同志對它提出了寶貴的意見。在首次排演中，總工會張承民同志保證了全部的物質供給——這對所謂「行政上不關心文藝工作」，是一個事實的駁斥——。金冶同志在百忙中給畫封面。在這裡，謹向他們和幫忙搜集材料的「哈大」冷岩、李士勤、張靜波、于大凡、劉士穎諸位同學致謝！

晉皖 一九四八「六，六」教師節，於東北科學院。

人物表

(共三十四人)

王玉厚 二十五歲，鉗工，爲了妻子，爲了生活，他不能不用超人的忍耐壓抑着他的憤怒和反抗

(簡稱王)。

王母 六十歲，一位看透了吃人的舊社會而又無可奈何的倔強的老人(母)。

王妻 二十歲，精明強幹，進取心很旺盛，她還有些懷疑社會是否真像婆婆說的那樣壞(妻)。

張德山 四十五歲，鉗工，對敵人走狗堅硬如鋼鐵，對階級弟兄慈愛如母親，久歷風霜，精通世事

(張)。

山本 日本浪人兼中國通，能說流利的中國話，工場主任，(四十歲)。

吳延壽 二十七歲，翻譯，山本的爪牙，他總是企圖謀害你還讓你感激他，但他做的並不妙(吳)。

吳妻 二十三歲，她具有出色的艷麗和無恥，是吳延壽「好內助」。

李明義 三十五歲，工頭，吳延壽的一匹獵狗，兇惡，鄙卑而又怯懦(李)。

工人甲 二十四歲，捲綫部工人，好作無謂的剖白(甲)。

乙 二十一歲，鐵工，是一個所謂「楞葱」。

丙 四十二歲，旋床工人，積極的破壞者。

丁 十九歲，車台組學徒。

戊 二十歲，檢車工人。

己 鉚工學徒，十七歲。

庚 十五歲，木匠學徒，一位活潑的青年工徒。

(另有第二幕第一場前台工作工人數目約六名)。

車掌 十六歲的新手(掌)。

其他 鄰人二男(甲，乙)一女(李大娘，五十多歲)。警察五人，職員，醫生，老媽，雜役各

一人。

第一幕

時間：一九四五年早春

地址：王玉厚家

佈景：炕上有破舊被褥和很明顯是一些攔來的針縫活，如很多破襪子等等。炕下有破桌一，破椅及凳子三四個；洋鐵爐、煙筒及煤球、馬糞若干，但未生火。

幕啓：炕上孩子哭（後台效果）

妻：（持碗筷，急忙跑上）呀！小崽子，嗓子都快啞啦，媽要是不去吃粥，媽要是餓乾巴了，還有奶給你吃嗎？你看，手臉都凍成這個樣子啦，媽給暖暖（坐下奶孩子一面縫活）。

王：（上，行動遲緩，坐椅上，一語不發）

妻：咋的啦？見着李大舅啦？

王：見着啦，妥啦。

妻：你說啥？安啦——就是交通會社嗎？

王：是。安啦。還是個臨時的，一天才給兩塊錢，買不了二斤包米麵，學手藝有啥用！

妻：才上去，先別嫌掙的少，省得擔心抓勞工，省得天天去趕粥鍋，吃這碗下眼皮子粥——（興奮地）咳，一個八杆子打不着的李大舅，在街上碰見啦，想不到還真能得上他的勁啦。

母：（嘮嘮叨叨的上）打我？你敢！就這麼推推搡搡的就不行！窮了人窮不了志氣，喝你們一口粥，就比你們小三輩啦……（咳嗽）

妻：媽，又咋的啦？

母：你回來以後，我想早一點回來抱孩子，好讓你做活，跟前邊一個小畜兒說好啦，我倆換了換地方。戴眼鏡的那小子嫌我往前擠啦，嘴裏不乾不淨的，說：『晚一會兒就餓死你啦，就你這個死老婆子挑皮搗蛋』（咳嗽）人有臉，樹有皮，我是一個六十歲的人啦，我能讓他嗎？他來推我，我上去就給他一巴掌，他舉起文明棍想打我，我說：你敢動我一指頭，看我窮老婆子不把你鬧個底朝上！別人過來拉開啦……（咳）

妻：媽，誰讓咱窮到這個樣子，喝人家一口粥，總是跟人家吵架。

母：用不着你小毛孩子多嘴！喝他們的粥？你知道他們的粥是打那裏來的？

（接過孩子去抱）

妻：還不是人家萬字會的？還不是人家那些大老官兒們捨善捨來的？

母：捨善！哼！他們那一個不是貪贓枉法吃肥的？我吃他們的粥，我恨他們！我……

（咳嗽）

妻：別說啦！媽，你兒子的地方找妥啦。

母：妥啦就妥啦唄，卸下碾子套上磨，窮棒子到那裏還不是當牛馬。（咳嗽）你爺爺給人家種份子地，扛大活，飢荒越拉越多，還不起，蹲八黎子蹲死的。你爹拉大鋸，一棵大樹身子倒下來，砸的吐了血……

妻：媽，別說你那些陳年老輩子的事啦。咱們好多日子沒吃頓飽飯啦，今兒個你兒子的地方也找妥啦，我去李大娘家借點米，做頓乾飯吧（下）。

母：你可要小心着點兒！你那個八杆子打不着的大舅——李明義那小子可不是個好鳥兒！在家大伙兒叫他李二混子……

李：（得意洋洋地上）你看：要是早碰見我，那能讓你們受窮罪——前天我和吳二爺說，我的外甥來啦，二爺安排個地方吧，二爺說，「我一定幫忙……」

母：我知道你打腰，我還不知道你！

王：大舅，請坐。

李：你看，果然，昨下晚吳二爺跟日本人一說，就妥啦。真够面子！

王：大舅，冷吧？我架點火。

李：不用，不用，你們小人家檢點柴火可不易，我那個屋子我倒嫌牠太熱——不過呢，這年頭找個地方也真難：吳二爺跟日本人說了半天好話，你的事情才妥了的。

王：我這個拙嘴笨舌的，話也不會說，你替我謝謝吳二爺吧。

李：謝謝，那倒容易，咱們爺倆沒啥說的，吳二爺那裏呢——唉，就憑咱們的心吧，一句空話能過得去嗎？

王：那咋辦呢？大舅，你看看我這個家吧。

李：其實呢，也用不着大破費，吳二爺也不是那種人，只是請他吃頓飯也就行啦。

王：那要多少錢呢？

李：就算吃個套菜吧，來幾壺酒，加上小櫃兒賒的——有個四十、五十的也就够啦。

王：這年頭錢很毛的，照說，四十、五十的也算不了啥。可是，大舅，不瞞你說，我連四塊、五塊都沒有，我們一家人靠趕粥鍋沾着。

母：好哇！地方還沒住上呢，圈套就套上來啦，你還是孩子的大舅呢！（咳）

李：二姐，你這是怎麼說！這是我要人情咋的？這是——

母：算了吧，地方咱們也不住啦，咱們打不起那份兒人情。

李：（看王，王在愁苦的思想）那好吧，真是好心當成驢肝肺，不幹就辭退了吧，我走啦！

王：大舅，你再坐一會兒！

妻：（提一小包米上）大舅來啦，你坐呀——這是咋的啦？

李：咱們滿洲國人就是這個腦袋！老實說，這年頭找事情還有不大人情的？不大人情也進不去，進去也幹不長。我只是說，請吳二爺吃頓飯，你媽就火啦。真是山河易改，秉性難移，越老越倔！

王：大舅，讓我想一想，你再坐一會兒。

李：（坐）你看你媽，我的話還沒說完呢。錢嗎，我借給你們！誰讓咱們是親戚。我這個人就是這個脾氣，成全人就成全到底！

王：大舅，那要幹多少日子才能歸正？歸了正式工人能掙多少錢？

李：是的呀！進去好好幹，吳二爺那裏打對好，幹個三個月兩個月的，有你大舅在，還不就歸了正啦。一歸了正式工人，一天六塊，一個月是——三六一百八，那時候還能領配給糧，領工人服，領煙，領糖——比在外邊買賤老鼻子啦，包米麵一斤才幾毛錢……

妻：大舅，請吃飯要多少錢呀？

王：（搶着接過去）要四十塊。

妻：（想了一下）好，大舅，你看着辦吧！

李：是嗎！外甥媳婦還懂得人情，好吧，錢嗎，我借給你們。我這錢是放印子的。咱們遠近總算是親戚，就算你們三分利吧。現在錢毛的快，按一塊二一斤，折合成三十三斤包米麵，一年還清。這不是我小氣，咱們先小人後君子，這年頭我也不容

易：孩子又多，應酬又大。要不，幾十塊錢咱們爺們還過不着？——那一天請啊？

王：我這個笨手笨脚的，也拿不上桌面去，你就替我請了吧，反正我拿四十塊錢。

李：好吧，我走啦。

王妻：大舅，吃了飯再走吧？

李：不行啦，要上班啦（下）

母：看吧，這一下子你就叫他套住啦。他去請人家吃？吃個屁！

王：媽，你的話句句都對，我也都明白，可是，咱們不認頭又怎麼辦呢？

妻：你也不用發愁，剛才我都劃算好啦。咱們三口人，一天二斤包米麵，喝稀粥也够啦；二斤是兩塊四吧；燒的呢，媽出去撿點煤球，掃點馬糞，湊付着也就不用買啦；獻金啦，水道啦，電燈啦，一天再打四毛；一共是兩塊八。你一天掙兩塊；我縫活——就算有個孩子吧，一天也能掙個一塊來的；這不是三塊？一天剩兩毛，一個月剩六塊，十個月就是六十塊。他的本錢四十塊，利錢十個月十二塊，一共是五十二塊，十個月不就還清啦。再說，過幾個月你若歸了正，一天掙個五塊六塊的，咱們就能吃上窩窩頭啦。

母： 唉！不知道愁的孩子！——好吧，如意算盤你就打吧。（咳）你不是借米來了嗎？做飯吧，吃飽了再說。

——（幕落）——

第二幕

第一場

時間：王玉厚進廠數日後

地址：工廠工房

佈景：設「閻王殿」，殿外有工作案、電滾、木箱各一，爲工房（舞台而見附圖。遍貼標談國事）
幕啓：山本坐閻王殿內，殿外捲線、虎鉗、木工、鉚工……在做工。雜役在擦玻璃。

吳：（帶王上）照說，你還是我用上來的，我還能不向着你。可是，咱們都是吃人家這碗飯的，我也不敢不公事公辦——你剛來，就敢在班上偷窩窩頭吃，膽子可也真不小。（進殿，說日語）這是前幾天用進來的零工王玉厚，剛才在班上一面鉚東西，一面偷吃窩窩頭。

王：我餓的實在受不住啦。看見豬槽下邊有半個窩窩頭，尋思反正是豬吃剩的，丟在那裏也是白扔——拿回來才吃了一口……（遞窩窩頭給山本）

山：（檢查窩窩頭，發現上邊有泥，用日語說）是的，這大概不是偷的，有泥，他才來，這一回可以不處罰他。告訴他，再有這樣的事可不行！

吳：（日語）他才來，不知道我們的規矩，還是讓他看看別人受處罰吧。

山：（日語）好。

吳：主任看見窩窩頭上有泥，證明不是偷的；可是，你在班上吃東西，還是犯規的。主任看你才來，這一回先不處罰你，只是讓你看看別人受處罰，看看我們的規矩

——就在那個牆機角站着。

李：（帶工人甲、乙、丙上）站好！咱們滿洲國人就是這付骨頭，不打不行——你來！（向山本鞠躬）報告主任，這小子是捲線部的，一個電滾裝了半個月還沒裝上，說他，還不服氣。

工甲：電滾子不是鬧着玩的，裝不好敢往外抬嗎？要是出了事我們不管，我兩天給你們裝一個！我……

山：（不等說完就打嘴巴；打完）好好幹，磨洋工，不行！

李：你來！這小子是鐵匠，在那裏窮搗蛋，半天連一塊鐵板，一根鐵棍都沒接上。

山：（站在那裏不說話）

山：你的說話，沒有？

乙：沒有！咱們說了也不算。

山：（摸起一把鐵尺，劈頭打去，週身亂打）

乙：（屹立不動）完了嗎？

山：沒有（又打，最後氣喘了）

乙：完了嗎？

山：完了！明天的，亂七八糟，再來！

乙：（一下台階，昏倒在地）

吳：（見大家想過來扶，出殿鎮壓）他裝像，幹你們的活——走，走！（出手槍）

李：你來——他是旋床子上的，他把風鋼刀也缺折（舌）啦，刀架子也碰掉啦……

丙：那塊鐵上床子以前，我就跟班長說：忒硬，怕不行，他不聽，硬叫上上去，怪我

嗎？

山：你的說話，不要！（抽皮帶打）我的看看。亂七八糟，憲兵隊去！（與李，丙下）

吳：（向乙）別裝像啦，睡着啦？（踢乙，乙不醒）來兩個人，把他搯出去！（雜役與庚把乙扶起來，乙睜眼叫痛，庚與雜役抹眼淚，下。吳下殿巡視）磨洋工的磨洋工，破壞的破壞，犯到人家手裏，那就只好公事公辦。再說：吃人家的飯，不給人家好好幹活，良心都長在胠肢窩裏啦。

張：（故意摔斷一根鐵釘，吐上吐沫，其他工人紛紛往後台丟東西）咱們的良心長到胠肢窩裏啦；可是咱們總還有良心，總還沒給人家當狗腿。

吳：張德山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我又沒說你，別仗着你是個老傢伙，『麻歇兒』，滿嘴噴糞——你說，誰是狗腿？！

張：誰是誰知道。

吳：你們大伙兒都聽見啦，他說我是狗腿（掏出日記本記）

庚：（上）我沒聽見吶！你說啥？

衆：咱們都沒聽見。

吳：好，這不是，你破壞了一把銼，你還說我是狗腿……

張：你說是你就是你！

吳：好！老張頭，這麼說，咱們就公事公辦！

張：大伙兒攤錢辦伙食，一個月十五塊，一頓分三個小窩頭，大伙兒都要餓倒啦，你們的豬可吃肥啦，這叫公事公辦；化好銼的錢買壞銼，銼拆（舌）了怪我們，這叫公事公辦——你看，這是新楂兒，是舊楂兒？

吳：（接過斷銼看了一會兒）這倒是一半新楂兒，一半舊楂兒（納悶的搖頭）……

張：七厘五的鐵板買成五厘的，不結實也怪我們破壞，這也叫公事公辦……

吳：張德山，你說那一塊鐵板是五厘的，明明都是七厘五。

張：那一塊，就這一塊（量給吳看），你看，這是幾厘？

吳：啊！也許買錯啦？

張：沒買錯，你們的賬上是七厘五，你們化的錢也是七厘五的——要是真買成七厘五的，你們還吃啥？

吳：張德山，名譽攸關，你可不能胡說八道！山本聽見也不能答應你。

張：山本不願意聽，咱們去見廠長好了，走！拿給你們廠長看看！

吳：張師傅，你這個人總是這麼倔，有話慢慢說，咱們自己人有啥過不去的？老實說，這年頭誰還不是胡弄鬼兒。你要報告了我，把我的飯碗子敲了，讓我一家子挨餓，你心里也過意不去。我知道，你是個直性子，將來我和山本說說，給你個班長啥的幹幹，也能多掙個幾吊子……

張：放着你那些甜言蜜語說給日本人聽吧！咱們沒有漂亮娘們兒，咱們就是這個黑抓子命。（衆笑）

吳：你說啥？告訴你，吳二爺可不是好惹的！你看！這是什麼？（掏出特務證、手拷、手槍）二爺掛着五處特務銜：特務科，憲兵隊，特務機關，協和會，還有南崗署，願意送你到那里，就送你到那里！

張：放着你吳二爺那一套吧！砍掉腦袋也不過落個碗大的疤拉——打殘廢的讓他們給打殘廢啦，送憲兵隊的讓他們給送憲兵隊啦——他媽那個屌！我今天就報告你，走！（拉住吳的胳膊往外走）

吳：啊！你拉扯起來啦，你要暴動！他媽的，我槍斃你！（槍指張）

張：收起你的槍來吧。牠放不響，放響的日本人也不會給你，走！

吳：張師傅，張師傅，怪我不對行不行？（衆笑）

張：（把吳推一個踉蹌）報告！到日本人那裏去報告，咱們還不會！——這倒不是可憐你，咱們不願意跟日本人說話。

吳：（整理衣服和眼鏡）是嗎！咱們好賴都是滿洲國人。

張：你是滿洲國人！——不管你是那一國人，以後對咱們這些黑手爪子要客氣點兒！

吳：說天地良心話：我在日本人面前給你們說了多少好話，你們聽不懂……（山本與李帶工人丁、戊、己上。吳趁勢步入閻王殿。山本一句話不說，抓過了來往壁爐上撞頭，乙慘叫被推出時，血流滿面）

山：（指李，比劃自己的衣服）他的。統統的，不要，外邊去！

李：脫光，到外邊去凍一會兒！

戊：不行啊！你們要打就打吧！這麼冷的天，風這麼大，要凍死我呀！

吳：公事公辦，早晚也是這麼一回兒（小聲的，假慈悲地）你看，這有什麼辦法呢？老老實實的凍一會兒也就過去啦。

李：（把戊衣服剝光，推出去）他媽的到這時候還賴，咱們滿洲國人就是這付骨頭（隨下）。

山：（指已）他的，「鋼鐘」舉起來！

已：（上殿，舉起鋼鐘。）

山：（提一桶水掛在一頭，吳提一桶水掛在另一頭）動的不行！（皮帶打）

李：這小子是車掌，舞弊啦，車務監督送回來商。

山：舞弊？好！脫下來！

掌：我是前天才上車的，我那裏會舞弊呀！車到了道外十六道街，一數，少了一塊八，一定是多找出去啦（哭）我不會舞弊呀！……

李：咱們滿洲國人就是這個腦袋，舞弊還用學？在他媽的娘胎裏就會啦，（把車掌衣服剝光，往外推）出去凍着去！

山：（向李）什麼的，你的說話，八銜牙盧！（按車掌入水槽）涼水的給吧！

李：（深深的一鞠躬）是，（下去提上兩桶水）

（水澆聲，前台後台三個人的慘叫聲，後台風聲，山本的罵聲，皮帶打人聲混成

一片)

山：(指王)他的，去吧！

吳：王玉厚，看見了嗎？以後你要是犯着呢，公事公辦，這就是榜樣；你要是好好幹呢，我就跟主任說，早一點讓你歸正。

王：(用衣袖擦汗，蹣跚地走下)

(前後台慘叫聲、風聲、罵聲、打聲又起——幕徐徐落)

第二場

時間：前場之翌日黃昏

地址：同前場。

佈景：同前場。

幕啓：工人們手臉洗完，換上出廠衣服，準備下班

甲：(問乙)胳膊不疼啦？

乙：（頭上纏滿藥布）不疼？我拿鐵尺把你揍一頓試一試。

甲：（向戊）你回去可得找大夫看看（摸頭），你燒的利害。

戊：儘說些廢話，你給我開發藥錢？

（後台喊聲：張德山，張德山！到賬房來一趟。）

衆：張師傅，張師傅——睡着啦？賬房叫你！

張：（從箱子上爬起來）他媽的，賬房叫我幹啥！（下）

山：（帶李上）統統的衣服的換換，回去的不行！加班！

甲：一連加了五個下晚啦，今下晚實在不行啦！你看看：又是傷，又是病，又是困，

又是餓……

山：（打甲嘴巴）你的說話，不要！你們的，加不加？

衆：一連五個下晚啦，實在支不住啦！

山：統統的，心壞啦，站好！

李：（見衆人不動）主任叫你們站好！一個對一個的，排起來！（衆不動，他動手排，

面對面的排好）

山：打！（做打嘴巴手式）

李：主任讓你們打協和嘴巴。

衆：咱們不會這個，要打你就打吧！

山：（大怒，解下皮帶亂打）八街牙盧！（下）

李：真他媽的，咱們滿洲國人，就是這付骨頭，不打不行。剛才順順溜溜的打兩下不就過去啦？非再挨一頓皮帶不結。再說，加班有加班費，困了嗎，瞓上不瞓下的就睡一覺，——他媽的，你們尋思我不知道？你們那一個下晚不睡？……

甲：我們一連加了五下晚啦，都快站不住啦，你是那一國人？

丙：你管他幹啥？你叫他站在那裏自己說給自己聽吧。

吳：（急上）我已經跟山本說好啦，嘴巴可以不打，班還是要加。

衆：不是不願意加班，實在加不成啦！

吳：（問甲）你爲啥不加？

甲：又困又餓……

吳：困了睡一會兒，餓了吃一頓兒：不是理由——過來！（問丁）你呢？

丁：我們老娘們兒今下晚生產……

吳：她生她就生唄，你又不是老娘婆：不是理由——過來！（向戊）你呢？

戊：昨天讓你們凍壞啦，身上直……

吳：我眼看你的活的好好的：不是理由——過來！（問王）你呢？

王：我倒是願意加班多，掙幾個錢，我媽有癆病，今下晚怕不行啦。

吳：不是還沒有死嗎？不是理由——過來！（問庚）你呢？

庚：餓！

吳：一會兒我和山本說，一個人一塊錢吃夜飯：不是理由——過來！（問巳）你呢？

巳：困！

吳：不是理由，——過來！（問乙）你呢？

乙：不是理由——沒有理由！

吳：真他媽的搗亂！你沒有理由站在這裏幹什麼？——過來（問丙）你呢？

丙：我呀！你一連再加十個下晚也不要緊，放心吧！

吳：你們看！他是老傢伙，老倔頭兒，今下晚也這麼痛快，你們還說啥？

衆：加！他媽那個戾！給他加！

李：真他媽的，早加不就對啦，偏叫吳二爺費事（下）。

吳：好吧！我去和山本說，一會兒發錢給你們吃飯，還能叫餓着肚子幹啦！（下）

張：（上）咋的啦？咋還沒走？

衆：走，往那裏走？還得他媽的加班！

山：（帶吳李上）張先生，給！你的加班的不要，回家。

吳：張師傅，你怎麼這麼客氣！主任給你，你就接着唄，還讓主任跑來給你送。這是

主任給你的孩子們買的，拿回去吧（遞一包餅乾給張）。

張：（接過來打開）爽！大伙兒吃餅乾啦！

衆：（一槍而光，幾個人都囔住啦）

山：（惱怒）什麼你的統統給？不行啊！（狠狠地下）

張：你不是給我的嗎？我願意給誰就給誰唄。

李：他媽的，咱們滿洲國人就是這個腦袋——工廠裏幾百個黑抓子，就連我們這些職員都在內，主任給那一個送過禮？往他嘴裏抹蜜糖倒往外吐，還有這麼不知道好

歹的！（下）

吳：（陰狠地）老張頭，你也不要太不自量了！（下）

張：腦袋砍掉了不過落個碗大的疤拉，他媽的，隨你們的便吧！

庚：張師傅，這個餅乾可真甜哪，——這是咋的一回事？

丙：他們怕你領頭不加班才喊你去的嗎？

張：不光是這個。他們想牢籠我，讓我當班長，我不幹；送給我餅乾，我給他扔回去啦；還不死心，還要跟到這裏來，我叫你跟來！

甲：張師傅，我們是走不成啦，你回去吧，你也一連加了五下晚啦。

張：（往下走，想一想又回來）不，大伙兒在一起熱鬧，我不走啦。

甲：（問丙）你剛才才是咋的啦？爲啥那麼痛快？你不累？

丙：你不痛快能咋的！他媽的，啥都不是理由，還能說啥？——我今下晚弄壞他三個電滾就睡大覺，明天讓他出車，我讓他們給電車出殯！

庚：（好奇的）告訴我，那咋弄啊？

丙：那還不容易，找一個小洋釘砸進電滾裏去，明天電一來，就磁啦磁啦的燃燒起來

啦。

庚：哈哈，他媽的，我又學會了一手兒。

王：（問丙）昨天他跟你去看，後來咋的啦？

丙：咋的啦？他懂個屁！我說，你看看這塊鐵硬不硬？他裝麻歇兒，用手摺，用錘錘，後來班長也過來啦，說：那塊鐵就是太硬，不怪他。也就胡弄過去啦！

王：你是淨意兒的？——啊！說着說着就睡着啦？（問丁）你是爲啥？

丁：我是車台組的，又困又餓，齒輪沒上緊，車一開出去，就用別的車頂回來啦。

王：（問戊）你爲啥？

戊：我是檢車組的，鋼鐘油槽出了口子，我沒給他修理，把天線掛壞啦，半頭胸也沒
有出成車。

王：（問己）你呢？

己：我錘大瓦，他媽的，總也錘不平，我一生氣，一榔頭就砸壞啦，往外一扔，正好
扔到鬼子身上。

王：你們都是淨意兒的嗎？

戊：你剛來不知道：這叫「閻王殿」，別的組一組有一個高台階，日本人在上邊看着大伙兒幹活，那叫「望鄉台」。有錯也好，沒有錯也好；淨意兒的也好，不是淨意兒的也好；只要人家一不高興，就要揍一頓，到閻王殿來的，都要揍一頓胖揍的。

甲：我從前頂怕事啦，總尋思好好幹吧，咱惹不起人家，還怕不起人家嗎？一點錯都不敢犯。那知道越小心，越出錯。淨意兒不淨意兒，鞭子打到身上是一樣疼啊！後來我才想開啦：不擦滑兒的，不破壞的，不偷的，都是孬種！康德七、八月上，四十三台車，壞了就拆，拆了再湊，湊上又壞，現在能出的只剩下四、五台啦。

庚：（猛的坐起來）張師傅！張師傅！

王：他睡着啦，別喊他吧，他脾氣挺倔的！

庚：他倔是對他們，對咱們你見他啥時候倔過？（搖張）張師傅！張師傅！

張：我困了就睡，不要就給我算賬！

庚：是我——我有一句話要問你！

張：啥？

庚：昨天可把我悶壞啦！我眼看着是你把錯摔折（舌）的，爲啥他看見有舊楂兒呢？

張：那還不容易？你沒見我吐吐沫嗎？吐沫有鹹，吐上吐沫的那一半，馬上就變成傷
棍兒啦。

庚：哈哈，他媽的，我又學會了一手兒！（睡倒）

王：張師傅，那幾塊餅乾真把我救啦。可是，現在腸子又疼起來啦。——剛才不是說
給一塊錢吃夜飯嗎？咋還不送來呀！

張：誰說的？

王：那個姓吳的，他說：還能讓餓着肚子幹嗎？走的時候還說了一遍。

張：你聽他的！他的話屁都不頂。還是去偷窩窩頭吧。

衆：（突然的都醒了）窩窩頭？窩窩頭？窩窩頭？在那裏？在那裏？在那裏？（只有戊
不醒）

王：你們不是睡着了嗎？

張：唉！餓得肚子咕咕叫，誰能睡得着啊！

乙：他媽那個屎！槍斃也不怕，我去偷窩頭！

張：你那個楞頭楞腦的那能行，等下半夜還是我去吧。——上一回一個車掌去偷，叫

李明義看見啦；老大司釜沒報告，把他倆吊起來，抽了半天鞭子。

王：你們都去睡吧，我磨着幹着的給你們打更。

庚：我知道，你是怕查班的來看見你睡覺，你就歸不了正啦。告訴你，累死你也歸不了正；要歸正嗎，可以容易——

甲：你給姓吳的那小子打打進步——送點禮就行啦。

張：你別傻啦，憑幹活是歸不了正的——你們都睡吧，我打更。一到晚上，山本他們都他媽的撲着娘們睡大覺去啦，查班的都是班長們，我來對付。

丙：不，我來打更吧，我今下晚有事——張師傅，你一連打了兩下晚更啦，你也去睡吧——明天我叫他出車，我叫他們給電車出殯！

張：好吧，咱們老哥兒倆替換着打——喂！天也不早啦！你們三個到車棚上去睡，你們三個到底溝去，箱子裏睡一個，後邊的立櫃歸我們倆，好替換着打更。可不准亂找地方，下半夜偷來窩窩頭好找你們。

甲：醒醒！醒醒！（戊不動）

庚：偷了窩窩頭來啦！（戊不動）

衆：糟啦，他病倒啦。

主：到賬房裏去求求他們，讓他回去吧。

張：求誰？山本要是還在，一定又疑心是假裝的，先打一頓再說，不死也給他打死啦；山本要是走啦，大門有守衛，也不能出入啦。把他放到這個箱子裏吧，睡一夜也許就好啦。

衆：（抬入箱子，戍說迷糊話，喊媽）

乙：要是死了，這箱子就是他的棺材！

甲：咱們這不像蹲八黎子一樣嗎？這日子啥時候才過到頭兒哇？

丙：（想一會）不忙，熬乾了這燈油就到頭兒啦！

丁：真的，這日子啥時候才是個頭兒！

（鐘響十二下，有手風琴聲遠遠的傳來，屋頂風吹房蓋響，偶有汽車喇叭叫，庚漸漸地哭泣起來）

張：真的，這日子啥時候才是個頭兒呢？

（幕徐徐下）

第三場

時間：前場的下半夜

地址：王玉厚家

佈景：同第一幕

幕啓：王母病危，王妻與鄰人二男一女守候。

妻：媽！你覺得好些嗎？——李大娘，你看，我媽又不說話啦！

大娘：（摸脈）不要緊，脈又好起來啦。她就是這麼迷糊一陣醒一陣——今下晚怕是撐不過去啦！去叫玉厚回來吧？

鄰甲：這些日子下晚街上緊得很，一過十二點就斷絕路行人。

娘：家裏要死人啦。還能不叫娘倆見見面？盤問的時候，好好跟他們說說；再說，離他們廠子又近……

鄰甲：大娘，我去吧？

娘： 去吧，快！（向鄰乙）你去請隔壁金大夫來。（鄰甲，鄰乙同下）

母： 大妹子，兒子我願意見一見，我拉着棍子要着吃，把他拉巴大，（咳，喘）大夫我可不要——孩子們吃飯都沒錢……

妻： 媽，你的脈又好起來啦，大夫給治一治，也許就好過來啦！

母： 傻孩子，啥事你都想的那麼容易，那麼好（咳，喘），以後家裏的事全靠你啦，別太心實了，小心上當啊！（咳，喘）你把孩子抱過來。

娘： 老姐姐，你憇一會兒吧，你的病還能好的。

母： 我知道，人死的時候總要明白一陣兒的——把孩子抱過來！

妻： （抱過孩子來，泣不成聲）

母： （半知覺的用手摸孩子）孩子，奶奶不能再抱你出去玩啦。好好的長，賭着一口氣往上長，窮孩子不賭一口氣就長不大（咳，嗽）。你也快一生日啦，學着懂點事，媽出去攔活，奶奶又死啦，不要總是哭（咳，喘）。一想起你，奶奶就不願意死啦，還沒把你拉巴大……

（後台敲門聲。鄰乙：「金大夫，行行好吧，眼看就不行啦！」女音：「金大夫今兒下晚鬧不自在

你去請個人吧，幫一幫；金大夫，我幫他下嘛；王爺：好，好，好，快起來呀，起來呀，起來呀。

丙：外邊有人嚷是不是？

娘：是。不知道讓讓開路。

丙：我都聽見啦，李大妹子，一個窮老婆子死了有啥要緊的嘛，嗽……

妻：媽，媽！

娘：不要叫她啦，還有脈，不要緊，叫他再一會兒吧。

〔丙乙帶金大夫上〕

金：「聽了一會兒脈」不行啦，預備後事吧。」

妻：大人，你有好，給開個方吧。

金：不是我好說你們，有病不早請醫生，等快死啦，就讓我們來現眼！

妻：不是不請，是請不起呀！

金：你們也是真苦。我知道；可是，我們的苦你們也該知道哇，張三家死了人啦，誰

治的？金大夫，李四，死了人啦，誰治的？金大夫。好像病人一着金大夫的手，

一定沒……，而且……，醫生要是倒了牌子還吃啥？

娘：金大夫，你給咱們這些窮人治病，就當是捨善才行。

金：捨善我得捨得起呀！在咱們這幾道街上住的，那一家不是窮人？要是捨起來，咱們全家就要扎脖子。再說，警察、特務老爺們治完病是一篇兒賬——白廢；窮人治完病是一頓頭——還有磕響頭的呢，頂啥？——我捨的也不少啦。再捨下去

我知道，這樣下去，不用多，再有二年，我就要到北江沿去扛大個兒啦——好吧夜裏出診費是四元錢，收你們兩元；藥嗎，我那裏沒有，你們到別家去抓吧！這倒不是怕你們不給錢，你給錢也沒有——我的藥現在是賣一樣少一樣啦。

妻：金大夫，我們一毛錢都沒有，等孩子他爹回來，給你送過去行不行？

金：行！我知道又是這麼一回事——可有一宗：不要去給我磕頭。乾淨利索：我不要啦！

鄰乙：咱們不欠他這份兒情，我給他（掏出錢給金）

金：你們給我，我也不能不要，給我就是救濟我呀（下）

鄰甲：（被一個警察押上來）先生，你看：是不是這一家病人快死啦？

警：管你死不死！現在是戒嚴，你亂跑就不行！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都要等天明再

辦！這要在市內大街上，早就把你一槍撻倒啦！

娘： 人都不行啦，先生！你行行好，讓他們娘倆見一面吧。

警： 你們都不是他們家的人？這也不行！黑燈半夜的，三個人以上聚到一起是犯法的，走！都回你們家去！出了亂子我可担不起！

娘： 先生，我這裡有幾塊錢，你拿去喝盃茶吧。

警： （接過了錢往窗外看了看）現在天已經毛毛亮啦，咱們瞞上不瞞下的，你去一趟吧，走！我告訴你一個走法——不走這條路，你還得碰回來。

衆： 謝謝先生！（鄰甲隨警下）

鄰乙： 大娘，我去抓藥吧！

娘： 能行嗎？不是他們放槍打人嗎？

鄰乙： 管他放槍不放槍，人都快不行啦，藥還能不吃？

娘： 帶着錢呢嗎？

鄰乙： 帶着呢（持藥方下）

母： 大妹子，我不行啦，怕看不見玉厚啦。孩子他媽，可不要買棺材，就是這領

席……（呼吸微弱下去）

娘：（貼耳聽呼吸，喊）老姐姐呀！老姐姐呀！你兒子快回來啦！

妻：（哭喊）媽！媽！你等等他！你等等他呀！

母：（坐起大聲地）天老爺呀！你瞎了眼啦：我們祖宗三代，老實巴脚，沒幹過一點缺德的事，我們的日子一輩子一輩子的總是這樣嗎？——我拉着棍子要飯養大的兒子，就不讓我見一面呀！（咳，喘，猛的倒下）。

娘：（同時哭喊）

警：（推門入）死啦？告訴你們，這屋的人不准出去，外邊的人也不准進來，我們打電話給大夫，讓他來檢查一下，看是不是百斯篤——百斯篤就是鼠疫，也叫黑死病。要是從這裡傳出黑死病去，我可担当不起！

妻：我媽是肺癆病，四鄰八家誰都知道，金大夫也知道。

警：有診斷書嗎？

娘：金大夫開的藥方去抓藥去啦，一會兒就回來啦。

警：回來也不頂事，他那個醫院也算個醫院就是了。要真是百斯篤，抬到醫院裏去燒了就先完啦，省得你們買棺材。

妻：（下地磕頭）先生，你抬抬手我們就過去啦，等出了殯，我們孩子他爹再去謝你。

警：出殯？沒有抬埋證你就出殯？（見王張工人甲乙丙及鄰乙上，王剛剛伏到炕上哭出一聲「媽！」）你們是幹啥的？這一家死人還沒檢查，不知道是不是黑死病，對不起，先請你們出去！走！走！

王：黑死病？現在那裏有黑死病？我媽是癆病。

警：就因為現在沒有，要是第一個出在我的管界，我就更担不起。

張：閒話少說，大伙兒湊一湊吧（衆會意，零票湊需要足五元錢）

丙：給你！拿去！

警：（接過錢來）你是打發叫化子啦？你對警察官就這個樣子嗎？

甲：別跟他一樣，他喝了點酒。

警：他媽的！話是橫着出來的，真咽人！你叫什麼名字？

乙：票子不咽人吧，吃多了也會咽死的！

警：這小子也來啦。你們這些黑爪子沒有一個好做兒，都是他媽的反滿抗日，走！跟我走！（把錢丟下，掏出手槍）

張：（擺手制止住憤怒的群眾）帶了走，大家都麻煩。你們派出所人不少吧？回去一分，你還撈個啥！算了罷，人家這是攤喪事啦！

警：看在這國老頭的面子上，看在大家的面子上看，看在這家主人的面子上，今天先放過你們去——騎驢看唱本：走看瞧！——（向丙）你叫什麼名字？（向乙）你叫什麼名字？

張：我叫張德山，有事你就找我吧。（拾起錢來交警）

警：去吧，去個人跟我領抬埋證去（下，鄰甲隨下）

張：在這時候你們惹這些狗幹啥？——你們倆個去義地，你們倆去買棺材——就是上一回你們去過的，我的老鄉那一家，告訴他，一兩天就把錢送過去。（甲、乙、丙、丁齊下）

王：張師傅，一兩天我可沒有錢哪！

張：錢不用你操心，大伙兒湊——要哭就痛痛快快的哭一場吧！一會兒保不住又出什

王妻：

（同時大哭）

麼盆頭兒呢！

——幕急閉——

第三幕

第一場

時：王玉厚進廠七個月之後

地址：王玉厚家

佈景：同第二幕第三場（去爐子）

幕啓：王妻正在縫活

李：（一路上，一路曠）玉厚這孩子眼皮太死，你看，一直幹了半年啦，總也歸不了

正……

妻：大舅，請坐！——他是老實人，啥事還得大舅照顧他。

李：這還用說，你媽一死，我就是你們的老人啦——不，其實呢，咱們這種遠房親，

說親戚，還不如說是朋友——你們的事還不跟我的事一樣？可是，玉厚這孩子腦袋瓜子是塊木頭——在廠子裏，跟那些壞傢伙弄到一起啦，看見大舅就像看見仇人一樣。要不是看在外甥媳婦的面子上，老實說，今年春上我就不管他娘們的事！

妻：

大舅是多心啦，他那能呢？要不是你李大舅，他也住不上那個地方。

李：

真是，我常跟你大舅母說，外甥媳婦可是一百個頭兒的！你說論人品：漂亮，洒

脫！論心計：十個玉厚也趕不上……

妻：

大舅這是說那裏話？要不是我們娘倆累住他，他也不至於作這些難，吃這些累，

受這些驚憤子氣！

李：

這些日子，吃的還有嗎？

妻：

有

李：

沒有了去找你大舅母要，那老傢伙就是埋汰，拉場；缺點啥的，找她還能成。再

說，有我的話，她也不敢——夏天都過去啦，到北江沿去逛逛沒有？

妻：

（懷疑地看李）沒有。

李：不用說，電影啦，戲啦，也都沒看唄——今天我請客。

妻：（覺察，憤怒地低頭縫活）……

李：（湊到炕前去）孩子這麼大啦，也該抱出去玩玩，老是悶在屋裏，看悶出病來。

妻：……

李：你這手活做的真好（摸手）

妻：（壓抑地推開）大舅，你坐吧！

李：你媽也死啦，以後我們改成朋友好啦，不要再叫我大舅啦（摸臉）

妻：（猛的放活計，狠狠地打李兩個耳光）你們這些狗腿子！你們是牲口！一口一個大舅叫着你，你瞎了眼啦，你看我們窮人好欺負！走！你跟我到大街上去！

李：怪我瞎了眼，看錯了人，原諒我——原諒我這一回吧！

妻：不行！你不去，我去！

李：你真要往外驢咋的？你給我驢出去，明天我就把你男人拉下來！

妻：我們不怕，我們餓死不干你的事——李大娘！李大娘啊！

李：（攔路跪下磕頭）你饒了我吧！饒了我吧！再不敢啦，再不敢啦！

妻：（痛苦地想了一會）要我不給你曬出去，那要有一條——

李：只要你不把這件事曬出去，什麼條件都可以……（起立）

妻：你要保險我們的地方能住長，陰時候出了岔子，陰時候就給你往外曬。還有，你要保險我們孩子他爹馬上就歸正。還有，再不准你進我們的門！

李：可是，你也不能當玉厚說，他要知道了，一定不能饒我，鬧個亂七八糟，我也沒辦法……

王：（推門入內）……

李：（驚慌不知所措）

妻：（機警地改變面色）正好你回來啦，大舅等你半天啦，就要走啦。

李：（驚魂甫定）可不是，來到這裏我才想起來：你今天不是白班嗎，咋回來啦？

王：你回去跟他們說說，我不幹啦！

妻：又咋的啦？

王：剛才開支，一毛錢也沒有啦，說不幹也不讓，他媽的！這算賣給他們啦！

妻：你不是說，扣去借的，扣去還有李大舅的賬，還有十五塊嗎！

王：硬給入了生計所的股啦，他媽的，配給東西咱們啥都沒有，生計所賣東西，比外邊都貴——反正不能幹啦！

李：王厚，你沒聽我的話，吳二爺那裏你就沒打對好；要是打對好了，歸了正不就好啦。我今天來，就是爲了你這個事。後天是吳二爺二少爺的生日，你去送上一份禮，也不過是化個十塊八塊的，我再從中給你一說，保險馬上就歸正——後天去，客多，顯不着你，你最好是明天就去。

王：我沒有錢！

李：錢好說，我這裏有，我給你帶來啦。

王：我還不起這份賬！

李：十塊八塊的，爺倆還過不着咋的？這一回不讓你還……

妻：（憤怒地）你說啥？！——（機警地改換語氣）李大舅，我們有錢，我們用不着。

李：（驚恐地把錢裝回去）好，好，就那末辦吧，我回去跟吳二爺說說，明天還去上班吧，不要緊！

妻：李大舅，走啦，不送啦！

王：這小子神氣不大對，是咋的啦？

妻：聽？——你是說他的神氣？——我當着他罵狗腿來着，他覺景啦，他正要走……

王：這些驚犢子氣算受够啦！餓死也不幹啦。

妻：你看，你這股勁又來啦！

王：這回說啥也不幹啦，我也養活不起你，你自找方便吧，孩子送人。

妻：孩子他爸，看在死去的媽媽身上，看在你兒子身上，再忍耐這一回吧！（痛哭，

孩子也哭）

王：（一拳打在桌子上）別哭啦，就算我該你們的，欠你們的！——要幹，那就想法歸正。

妻：（痛哭不止）

王：你這是咋的啦，我還幹就是了唄！

妻：（痛哭不止）

王：他媽的，說一句不幹就得罪你啦？（抓妻頭髮）哭，你到大街上去哭！

妻：孩子他爸！我——我不——不——不是哭這個呀！

王： 嗯？那你哭啥？嫌我窮？

妻： （哽咽，說不出話）……

王： 嫌我窮，你給我滾！滾！

妻： 我是——我是哭着哭着就想起咱媽來啦，她的話都對呀！

王： （想了半天）要幹嗎，那就想法歸正，這份零工算是不能幹啦。

妻： 你看李大舅這小子，跟那個姓吳的說一說，行不行？

王： 姓吳的那小子說一說咋能行？不見鬼子，不撒鷹，東西到不了手他都不會幹的——剛才李明義借給錢，你爲啥不要？

妻： 他那錢哪，咱們可不能要——（機警地改換語氣）要了不是又拉下一份飢荒？

王： 對，黃鼠狼子給雞拜年，不知道他安的啥心腸哩！他那四十塊錢，還了七個月啦，還得四、五個月才能還清，够咱們賒的啦！

妻： 後個兒是姓吳的孩子過生日嗎？

王： 管他過生日不過生日，送給他禮物他總會高興。

妻： 就當是喂狼喂狗好了，再喂他們這一回吧。

王：錢呢？還不得十來塊？

妻：（巡視室內）還有被窩——你去當被窩吧！

王：對（拿起被窩看）不行，這床被也許能當五塊錢，還得磕頭央告人家。

妻：把這兩床褥子也拿去吧。

王：那還鋪啥，蓋啥呢？

妻：現在天又不冷，炕上鋪些草，上邊鋪上這床爛毯子也就行啦；被子嗎，咱們三口人蓋一床。

（王想一會兒，猛的拿起被褥；跑下。妻伏床上痛哭——幕徐徐下）

第二場

時間：前場之翌日

地址：吳延壽家

佈景：一個漂亮的辦公室兼客廳

幕啓：吳雲從山本懷裏坐起來

吳妻：我不！總也不來，來了好好談談多好，動手動腳的多麼不雅觀哪——匪！

山本：好太太，請坐！（嘻皮笑臉的扶吳妻坐沙發上）有話兒您請談吧！

吳妻：我還沒有領教過，你的滿洲國話這麼好，爲什麼還要用個翻譯呢？這算擺的什麼

譜兒？

山本：你說什麼？譜兒？什麼叫譜兒？（掏出日記本記）

吳妻：譜兒就是官架子——你又想把話岔開啦。

山本：不！太太，我沒有這個意思——這倒不是擺什麼譜兒——假若我不用翻譯的話，您的先生怎麼辦呢？

吳妻：那有什麼難辦的？你就把他荐舉到別的機關就是了唄，像市公署啦，省公署啦，鐵路局啦，省得天天和那些黑抓子們生閒氣。

山本：太太，請您不要忙吧，只要聖戰完遂，有的是官做，有你這樣一位太太，吳先生還能沒有官做麼？況且，近來科長又愛上您啦，您去求求他不就妥了？

吳妻：你看，咳呀！又吃起醋來啦，我和老頭子是真心嗎？我和他多少發生了一點愛情的關係，馬上就告訴你啦，可是，咱們倆的關係，我並沒有告訴他呀，誰遠誰

近，這不是很好的證明嗎？

山本：太太，您有您戀愛的自由，這個我不管——不過，吳先生現在在廠裏，也就是一位副主任了。

吳妻：虧你說得出！副主任，副主任，一天到晚和那些臭工人混在一起，回家來鬧得我滿屋子都是臭油味。

山本：哈哈，哈哈，假若打個スゴい呢，那一定把您鬧得滿口都是臭油味了，來，請您讓我聞一聞（搬吳妻臉）

吳妻：剛來過了又來啦，也不嫌個絮煩。人家和你說正經話，總不肯聽！

山本：是，太太，敝人錯了，有話您請談吧。

吳妻：張德山那小子准是個反滿抗日，收拾了沒有？

山本：他學徒的地方，他做工的地方，他的家庭，親戚，朋友，都調查了，一點兒什麼證據都沒有。他是個老工人，假若把他拉過來，那就好啦。

吳妻：拉他幹什麼嗎？一個臭黑爪子。

山本：太太，您不知道，用處可就大了！他的技術是全廠第一；他在廠裏做工二十年，

甚至於每一台車，每一個機件他都明白：假若把他拉過來，誰搗亂也瞞不過他。不過呢，拉他也太難了！

吳妻：又是要證據，又是有用處，反正我求你的事總不成——他都把吳先生欺負苦啦！——咱倆這算什麼愛情呢？

山本：思想不好就是證據，那倒不成什麼問題。不過——他只是脾氣大點——自然，既然拉不過來，也可以答應您的要求。不過，我現在就有個要求……

吳妻：你那個要求先候一會兒，話還沒有談完呢。剛才我說吳先生的事，是正經話。他在廠子裏得罪人太多啦。你裝着不會滿洲國話，那些黑抓子們，總以為吳先生在面前說壞話；再說，你又儘裝好人，在他面前說不要的事，到你那裏倒反說妥啦……

山本：太太，這一點真是對不起，我們用人就是這個用法，我一個人不能做壞規矩。假若我們用的人倒裝好人，那我們也就不必用了。

吳妻：就是呀！你們的着可真絕。可是，如果這個仗打得——你坐上火車就回國啦，剩

下我們……

山本：那沒有法子！你們好壞還是一國人，總比我們好吧（突然覺得不對，聲色俱厲地）你說什麼？你說這個戰爭大日本帝國打不勝？這話是從那裏聽來的？

吳妻：我是說——我是說……

山本：（狠狠地打吳妻兩個耳光）聽誰說的？你說！你說！

吳妻：（抱臉，假哭）你真狠心哪！話聽不明白就打人。

山本：你再說一遍。

吳妻：我是說，等聖戰寇遂啦，你就坐上火車回國啦，不管我啦——你不是說，那時候你就回國嗎？我是要求你回國的時候，把我帶去觀光觀光，什麼富士山啦，櫻花樹啦——這有什麼不對呢。

山本：太太，對不起，真是對不起！不過，這是個小誤會。

吳妻：（又假哭）聽不清就打我，反正你也不把我放在心上，我不能活啦！我要自殺！

山本：哈哈！何必這麼小題大做？請！到您房子裏去，我給您賠個罪也就是了。

吳妻：不行，你一定要答應我的要求，把吳先生若舉出去。

山本：好吧，請你收回你的嘴巴去吧，這是我欠你的（拉吳妻手打自己的嘴巴）

吳妻：（破涕爲笑）誰呀打你，帽子連扎手的！

山本：（肩兩鬍鬚打手式，扶吳妻去內室）

吳妻：我不，我不，我不，……（姐妹着陸山本往下走，突然外邊有敲門聲）壞啦，他

回家啦。

山本：吳先生回一啦？這有什麼大稀古怪的！告訴他，我在這兒，請他先到別處去一會兒。

吳妻：不，他是去見科長的，大衛是和科長一起來啦。

山本：科長？倒靈！怎麼又是科長。

吳妻：你還是從後門走吧！

（山本急下）

吳妻：（閉門，見是王，大怒）你不是那個銀匠嗎？你來幹什麼？我們的木桶、水壺、魏大鏢都沒有壞，用着你的時候，會去叫你，去吧，大清早晨……

王：（改換姿式，把鏢拿到前面）……

吳妻：啊！這是怎麼說？你化錢幹嗎？咱們都是自家人，你又挺苦的——你貴姓？

王：我叫王玉厚，我來得太早啦，一會兒就要上班啦。

吳妻：我們家客多，你看，你給我們錫過好多回東西，我把你的名字都忘啦！劉媽，倒茶！

（劉媽上，倒茶，下）

王：吳太太，我來是爲了求你一點事。

吳妻：什麼事？你說吧！

王：你看，我進廠半年多啦，還是個零工……

吳：（推門入，一面說）進家來說，有什麼大不了的，看把你吓的那個樣子……

李：（隨入）這個事可不得了哇！昨晚我軋死一個日本人……

吳：（看見王，用手式制止李）你不是王玉厚嗎，你來這裏幹什麼！

吳妻：這不是，王先生可客氣啦，還買來的禮物。

吳：啊！這是怎麼說？你化錢幹啥？咱們都是自家人，你又挺苦的，你——你有什麼事嗎？

王：你看，我到廠子裏半年多啦，還沒有歸正……

吳：啊！可不是，這件事我就忘記啦。（向李）你看，你外甥的事，你就不當我提提，真是對不起——好，今天我和山本說說，馬上就歸正。

李：是的，這事不怪吳二爺，是我疏忽啦！

王：謝謝你，我一會兒到賬房去吧？

吳：一會兒到賬房來，找我！（見上下）——你這人真是，不看看屋裏有沒有人，開口就說！

李：真是把我吓昏啦！吓的眼都起了朦朧啦，我沒看見他——二爺，我找你一早晨啦！

吳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李：昨晚一點多鐘，我開了一台車，上道裡送朋友，回來開的太快啦——你知道，我是玩票的，又剛學開車，眼看着前邊有一個人——大概是喝醉酒啦，在車道上攔攔蕩蕩的，可是停不住啦！——看樣子還是個日本軍官……

吳妻：啊！日本軍官？

吳：唉呀！這回事可不好辦。

李：二爺，你老人家要是不管，那我可就完啦！平常不敢說有交情吧，我給二爺拉的

套也不少啦。你能看着我死嗎？二爺，你可憐可憐我一家妻子老小吧！（跪下）

吳妻：（扶李）起來，有你二爺在，總會有辦法。

吳：（蹙，沉思）昨晚你這輛車上有幾個人？

李：就是我一個人，賴別人也賴不上。

吳：昨晚你知道還有誰開車去送人沒有？

李：（想）有。那是山本的朋友要回道裡，司機都下班啦，正好張德山也有朋友要走，

張德山開去的。

吳：誰？張德山？這就有辦法啦。真是他媽的冤家路窄——他把我都欺負苦啦！這回

該他回老家啦！就給他安上！現在我就打電話——是那個警察署的管界？

李：南崗警察署，在車站半拉。

吳：好辦（掛電話）。

吳妻：（把電話按住）你一天淨鬧這些閒事，我的事你就不管，我花的一毛錢都沒有啦！昨

晚打牌輸了三百多，借的人家孫太太的——今天你要把我這個事辦完再說別的！

吳：好太太，還能缺你錢花嗎，我現在腰裏沒有。

李：（掏出一疊票子）吳太太，這是五百，你先拿去花吧，等事情平平安安的過去……

吳妻：好啦，我的事完啦，打吧。

吳：喂！找你們署長（以下日語）昨晚軋死一個人——是的，我們查清楚啦，開車的叫張德山——來吧——（放電話）妥啦，一會兒他們到廠裏來抓他。

李：二爺真是我的救命恩人（跪下）

吳妻：可是你們這個事姓王的那小子聽見啦。再說，送這麼點禮就答應他歸正，也太便宜他啦。你就是這麼冒冒失失的！

吳：你知道個屁！就因為他聽去啦，才不能不把他安撫住——這個事太大啦，王玉厚這裏是個大漏洞——那是你的外甥，你有把握嗎？

李：那小子忘恩負義，和張德山他們弄到一起啦，我有什麼把握？

吳：那就把他也收拾了，要不，你這個事就有後患。

李：不過——

吳：你捨不得外甥是不是？

李：一個八杆子打不着的遠房親，什麼外甥！只是——唉！事到如今，不說也不行

哦——不瞞二爺說，他的娘們很不錯，我尋思那還不是落到我網裏的魚啦，想不到昨天我叫她整個郎的給捲出來啦。永遠不讓我再到他們家去還不算，還要保險他們的地方住得長，保險能歸正。要不，她就昨天的事曠出去——要是曠出去，遠近也算個外甥媳婦，我就沒辦法見人啦！

吳：你這真是抓不住魚，落一手腥——當時不是沒曠出去嗎！

李：沒有。

吳：這種事要在現場才能制人，過後再曠，還不是往她自己的鼻上抹灰？你就說她窮極無聊，訛你，賴你。

李：二爺說的對，我還沒有想到這一層，那，二爺就看着辦吧。

吳：我讓他歸正！我讓他歸陰！——那時候，你老李的外甥媳婦也就想到手啦！

李：那怕辦不到，那小娘們可厲害啦！

吳：那時候又有那時候的辦法，她丈夫收拾啦，她還有什麼咒念？我不信：世界上還有不怕餓的人。

李：二爺真是神醫妙藥，救了我，又成全了我，下一輩子我變牛變馬……（下跪，慕念園）

第三場

時間：深夜九點

地址：王家飯店

佈景：一個像樣的辦公室（前場的道具變一下位置）

幕啓：山本、吳和張三一人正在研習文書。

王：（上）先生，我來啦！

吳：王玉厚，主任看你幹的還不錯，今天要給你歸正。

王：謝謝先生。

吳：你認我幹什麼？這是主任的意思。

王：（向山下）謝謝。

山本：（日語）就按照你的意思——先給他兩塊五吧！

吳：主任的意思，每天給你加薪五毛——兩塊五。你看：一加就是五毛。

王：什麼？兩塊五？我不幹啦！給我算賬吧。

吳：那有這麼方便的，要來就來，要走就走，這裏不是小店。

王：我受够你們的啦！正式工人明明是六塊，你們一天就吃我三塊五，你們是狼心

狗肺！

吳：看你跟我這麼大的火幹啥？告訴你，這是日本人的意思。

王：不管日本人不是日本人，你們都是王八蛋！我操你祖宗，我揍死你（一拳把吳打下

椅子來）

山本：八畜牙路，綁起來！憲兵隊去！

李：（跑上）咋的啦？你這個小子真是找死！（與吳共同把王兩臂反縛綁起來）（四警

察上）

吳：你們從那兒來的？

警甲：南崗署的——你們這裏有個張德山，昨下晚軋死了日本軍官，我們來逮捕他。

吳： 唉！這有什麼辦法呢？雖說是我們的工人，犯到這裏啦，你們帶去吧——李明義，把張德山找來，不要說是什麼事。

李： 是（鞠躬下）

王： 不是張德山軋死的，是李明義——我操你祖宗！你們的心都黑啦！

警乙： 這小子是怎麼回事？

吳： 反滿抗日。

王： （向警）你們聽真話不？剛才我在他家聽來的……

警甲： 誰聽你的？混蛋！好好站在那裏，一會兒帶你走！

張： （上）找我幹啥？

王： 張師傅，李明義軋死人，他們要往你身上安……

警丙： （打王耳光）不許你說話——（向張）這小子還裝迷糊呢，你自己軋死人還不知道？

張： 軋死人我知道，那是李明義開出去的五號車，上邊還有血呢，我開的是十號，你們去看一看。

吳： 事情已經這樣啦，老張，你也別往別人身上推啦——進去你就放心，有我吳二——

爺，一定給你想辦法，好賴咱們同事好幾年啦！

王：張師傅，別聽他這一套，他們安排好啦，在他家聽見的……

張：這不是：有證人，也有證物，你們還講點兒道理不？

警甲：先把你帶去，不是你就放回來，署長叫我們帶你去。

張：嘿，你們幹的真絕呀！我操你媽！（先打山本和吳、李，後來亂打起來）

警：這小子拒捕行兇，罪上加罪，給他帶上，（出鏢，銬）（吳、李按住咆哮着的王玉厚，四個警察勉強把張德山抓住，載上手拷，腳鐐，四個人前後左右十字形押着走。張靠近誰，誰就往後退，對面那個人就挪近些，總保持二尺的距離：怕張用手銬打他們）

警丁：把這小子也帶走吧。

吳：不，不，不，他要往憲兵隊送。

（警押張下，後台人聲：不是他，放開他，放開他！警：帶去調查，如果不是他，就放他。衆聲騷亂，槍響四下，人聲漸寂）

吳：（向職員）剛才我們都叫人家打啦，你是本場職員，你爲什麼不動？

職：我管不着——我不是管這個的。

山本：八箇牙魯！你的不要啦！走！

職：走就走！不要還賴到你們這裏啦？（氣憤地下）

吳：（向上）你們反滿抗日，廠子裏有多少同志，說出來就放了你。

王：你媽的屎！

（電話鈴響）

山本：（接電話）……（面色驟變）好的，放開他，一天八塊的給！八塊，好不好？

吳：什麼？八塊？咱們的正式工人，頂多一天才六塊。

山本：好的，六塊，六塊（急取衣帽下）

吳：（沉思，大悟狀）啊！大概是——壞啦！（與李急下）

王：他媽的，這是搗陰鬼呢？

（後台：日本鬼子投降啦！蘇聯紅軍進街啦！……衆擁上）

衆：山本呢？吳延壽呢？李明義呢？

王：跑啦，穿了兔子鞋啦？（衆把王解開）

衆：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，一會兒到他們家抓回來！

甲：怪不得他們不讓談國事呢，他媽的，真把咱們裝到葫蘆頭裏啦。

乙：喂！我聽我哥哥說，老毛子國是共產黨，他們過來咱們黑爪子就得地啦。

丙：（站在桌子上）這個話我在肚子裏悶了十來年啦。在康德元、二年間，咱們廠子裏就有共產黨啊！那時候下晚加班，常常有紙片飛進來——不，那叫傳單。上邊寫着：工人弟兄們起來！打倒日本！打倒滿洲國！——你看，我老糊塗啦，日本下面還有幾個什麼字——這是從那裏來的呢？大伙很納悶，後來才知道撒傳單的就是老趙（擦淚）……

衆：說呀！老趙咋的啦？

丙：十多年來，我想起他來就心痛啊！他不是個司機就是車掌，我記不清啦。因為鬧罷工——大兵，警察，特務，把咱們的廠子包圍啦，車掌，司機，差不多快抓完啦！老趙也不見啦。

衆：後來呢？

丙：後來就再也聽不見他的消息啦，我只記得他一句話，怠工破壞也是鬭爭——他的

話句句都是真理呀！那句話是他對張德山和我講的，十多年來，他們一欺負我，我就想起來啦。

王：張師傅叫他們抓走啦！咋辦哪？

庚：他們不敢挨近張師傅，不敢坐車，四個人十字花的廂着走，我跟到大門去看來的，走的可慢啦！

衆：咱們去攆回來……

王：我這個命是檢來的啦，我帶頭，跟我走！——大伙兒都拿着個傢巴什，他們要放開張師傅，就拉倒；不放，就打——救回張師傅來再去抓壞蛋！

衆：走哇！走哇！（分持斧、錘、尺、鋤頭……）

（幕急閉）

• 全劇完 •

